综述

便秘症状自评工具的研究进展

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elf-assessment tables for constipation

王海播 王 靓 张红梅

作者单位:450003 郑州,河南省人民医院(郑州大学人民医院)呼吸重症监护病房

通信作者:张红梅,E-mail:Z126hm@126.com

【关键词】 便秘;量表;症状评估

doi:10.3969/j.issn.1674-3768.2019.05.025

便秘是一种严重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慢性疾 病,现有研究认为便秘的发生是机体多脏器功能失 调的结果,其机制可能与脑一肠功能紊乱有关[1-2]。 便秘在美国人群中的患病率高达 $12\% \sim 19\%^{[3]}$,中 国约为 8.2%,其中以老年人(18.1%)尤甚[4]。便秘 是个体对排便过程的一种主观感受,目前其定义和 诊断主要依据罗马Ⅳ标准[5],但该标准并不能用于 评估便秘严重程度。便秘的严重程度更多取决于个 体对排便相关症状的主观感受,受年龄、性别、经济 水平、种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[6-7]。1项调查发现, 52%的人认为便秘是大便形状的改变,32%认为是 大便次数减少,44% 认为是粪便坚硬,剩下的 20%认为是腹部不适[8]。但由于当前对便秘的界定及使 用不统一,造成便秘的评估、诊断方法种类繁多,研 究结果的临床指导价值较低。本文主要通过介绍便 秘症状自评工具,以期帮助临床工作者正确地选择 适宜的便秘测评工具,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。

1 便秘的定义

便秘的初次界定源自 1994 年的罗马 I 标准 $(Rome\ I\ criteria)^{[9]}$ 。到 2016 年最新版的罗马 IV 标准 $(Rome\ IV\ criteria)$ 将其更加全面的定义为以排便困难、排便次数减少或除腹泻型肠道应激综合征 $(irritable\ bowel\ syndrome\ with\ predominant\ diarrhea,<math>IBS-D$) 外引起的排便不尽感为主的症状;诊断标准要求确诊前 6 个月中至少有 3 个月出现以下两种及以上症状:①>25%的排便存在费力;②>25%的排便存在费力;②>25%的排便存在费便坚硬;③>25%的排便存在大便不尽感;④>25%的排便有直肠粪便嵌顿;⑤>

25%的排便需要人工取便;⑥每周排便次数<3次^[5]。但目前临床上多采用每周大便次数<math><3次作为便秘的诊断^[10]。

2 国内外常用自评工具

2.1 便秘评估量表(constipation assessment scale, CAS)

便秘评估量表属自评量表,是 McMillan 等[11] 1989 年根据 Mcshane 和 Mclane 提出的一个 22 项 便秘特征表编制而来,最初用来评估阿片类或长春 碱类引发便秘的癌症患者,后经调整应用干儿童[12] 和孕妇[13],反映患者目前的便秘情况。该量表共 8 个条目,包括腹部膨胀或胀气、排气量改变、排便次 数减少、稀便、直肠梗阻感或压迫感、排便时疼痛、粪 便量少、有便意但排不出等,总分在 $0\sim16$ 分,总分 ≥1 分表示存在便秘。研究[14]显示,该问卷在癌症 患者中具有良好的区分度,内部一致性 Cronbach'α 系数为 0.70,在健康人群中做的重测信度高达0.98。 McMillan 等[11] 将便秘视作一种排便次数、粪便量 少于正常情况,排便困难或排便时疼痛的症状。该 定义从主观认知出发,忽视了便秘的多种症状表现, 未对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,且缺少操作性定义。 与罗马 Ⅳ 标准相比,该量表符合其中的 3 条内容,但 由于没有明确说明各选项间的划分界限,容易造成 部分被调查对象难以把控3个选项间的差别;此外, "稀便"作为其中的1个条目,在目前看来是在当时 的医学背景下对腹泻型肠道应激综合征与便秘认识 不足的表现。

2.2 便秘患者症状评估量表(patient assessment of constipation symptoms, PAC-SYM)

便秘患者症状评估量表源于 Frank 等[15] 编制 的便秘患者评估量表(patient assessment of constipation, PAC)^[16]。PAC-SYM 是基于罗马 II 标准 (Rome I criteria)的基础上,结合便秘患者对便秘 的主观感受归纳总结而来,主要用于评估便秘症状 发生的频次、严重程度以及评价便秘治疗的效果。 该量表包括 12 个条目,3 个维度,即腹部症状、直肠 症状和粪便性状,涉及到罗马Ⅳ诊断标准的5项,评 价内容较为全面。评分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,总 分 $0 \sim 48$ 分,分数越高便秘程度越严重。Frank 等[15]对 216 名来自美国 6 个地区的人群开展了 6 周的调查后发现,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度,总量表 的 Cronbach'α 系数为 0.98,腹部症状、直肠症状和 粪便性状 3 个维度的 Cronbach'α 系数分别为 0.84、 0.87、0.80, 重测信度为 0.72; 此外, PAC-SYM 拥有 较好的反应度,可用于临床便秘治疗效果的评估。 目前该量表已被广泛应用于姑息治疗的患者、老年 人群和服用阿片类药物引发便秘的人群中[17-19]。 2011年,宋玉磊等[20]对 PAC-SYM 进行汉化并检 验其信效度,结果显示总量表的 $Cronbach'\alpha$ 系数为 0.91,重测信度为 0.86,内容效度为 0.82,反应度良 好,但该研究并未说明在重测信度间隔1周的时间 内被调查者是否接受了有关肠道功能方面的治疗, 因此重测信度的真实性有待验证。Neri 等[21] 通过 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 2 203 名出院 患者进行调查后认为,去掉直肠症状维度中直肠撕 裂的条目后所形成的 11 条目量表具有更好的信效 度,能更好地反映患者的便秘程度,但由于该研究的 被调查者均来自三级保健门诊,样本缺乏代表性,后 期有待在各级机构、社区等场所进行大范围的调查。 与 CAS 相比, PAC-SYM 具有更好的灵敏度, 且与 SF-36 中度相关,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患者的生活质 量水平,但目前 PAC-SYM 主要应用于因阿片类药 物导致便秘的患者人群中,其他人口学类型的人群 研究较少。

2.3 便秘评分系统(constipation scoring system, CSS/cleveland clinic score, CCS)

便秘评分系统由 Agachan 等[22]在 1996 年从 100 多项关于便秘症状的详细问卷中筛选得来,主

要用于评估患者的便秘程度。本量表对便秘的界定 是基于一系列的生物学指标,如结肠传输时间、直肠 肛门压力、肌电图等。CSS有8个条目,内容涉及排 便次数、排便困难或疼痛、排便不尽感、腹痛、每次排 便时间、如使用缓泻剂等帮助排便的方式、人工取便 或灌肠、24h 有便意但排不出的次数,符合罗马 IV 标 准的 4 项。CSS 中的 7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 法,0~4 分分别表示"任何时间都没有"到"所有时 间都有"; CCS 中的另1 个条目评分范围为 $0\sim2$ 分, 总分 $0 \sim 30$ 分,总分 $\geqslant 15$ 分即为便秘。Agachan 等[22] 对平均年龄为 64.9 岁的 232 名调查对象进行 研究后发现,其 CSS 得分与上述生物学指标具有较 好的相关性,可用于区分便秘患者和非便秘患者,但 未提及 CSS 具体的信度、反应度和灵敏度。 Abe 等[23] 曾对 12 名硬化剂注射治疗的脱肛患者展开研 究,采用 CSS 评估患者在治疗前和治疗 3 个月后的 便秘情况,统计分析显示治疗前后 CSS 得分具有统 计学差异,提示 CSS 对干预措施有很好的反应度。 目前,CSS 主要应用于胃肠功能紊乱患者和手术患 者[24-25]。相较于 CAS、PAC-SYM 等测量工具,CSS 通过将患者的生物学指标与对便秘症状的感受进行 相关性分析,弱化个体对便秘的主观感受,使量表内 容的筛选过程更为科学,但具体信效度不详。

2.4 便秘程度评估工具(constipation severity instrument, CSI)

便秘程度评估工具由 Varma 等[26]于 2008年 编制而成,除用于评估便秘的严重程度、治疗效果 外,最大的特点是区分便秘的亚型,从而更有效地指 导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^[27-28]。CSI 共 16 个条目,分 为3个维度,即粪便嵌顿、慢传输型结肠运动和疼 痛,内容包括大便不尽感、排便困难、排便次数、有便 意但排不出、疼痛的频次、疼痛的程度、对疼痛的忍 受力等,符合罗马 IV 标准的 4 项内容。CSI 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,总分 $0\sim73$ 分,得分越高便秘程 度越严重,患者的生活质量就越低。Varma等[26]研 究发现, CSI 各维度均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、重测 信度,且与 PAC-SYM 的各维度得分和总分有高度 的相关性。CSI不仅可以评估便秘严重程度,还可 以了解便秘症状给患者带来的困扰体验,这是一般 便秘症状评估工具较少涉及的内容。虽然 CSI 具 有较多的优势,如具有较好的区分度,但需要注意的 是 Varma 等招募的便秘患者和健康人群在一般人口学资料上并不具有同质性。由于性别是发生便秘的重要影响因素^[29],而便秘患者中女性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,有可能导致两组在便秘的评估结果间存在差异;另外,便秘患者仅来源于某个医疗中心,造成问卷的适用范围有待进一步验证。目前,CSI 的本土化引进仅有 Dal 等^[30]翻译的土耳其版,该问卷的重测信度在 $0.20 \sim 0.84$,Cronbach' α 系数在 $0.92 \sim 0.93$,具有较好的信效度。

2.5 Knowles-Eccersley-Scott 症状评分(knowles-eccersley-scott symptom score, KESS)

Knowles-Eccersley-Scott 症状评分由 Knowles 等[31] 在 2000 年基于罗马 Ⅱ 标准和 CSS 编制而来, 除用于诊断便秘外,还与 CSI 一样可用于区分便秘 亚型(慢传输型便秘、直肠排泄失调型便秘和两者混 合型便秘)。KESS 共包含 11 个条目,包括泻药的 使用、每天或每周的排便次数、能否正常排泄粪便、 大便不尽感、腹痛、腹胀、灌肠或人工取便、每次排便 花费时间、因疼痛导致的排泄困难、粪便性状等,涉 及罗马Ⅳ标准中的 5 条,是较为全面评估便秘症状 的工具,但由于其内容复杂,临床使用受限。KESS 采用 Likert 4 和 Likert 5 两种计分方式,总分 $0\sim39$ 分,得分越高便秘越严重,总分≥11 分即为便秘。 Knowles 等招募了 71 名便秘患者和 20 名健康人。 由1名专业人员对该71名患者的便秘类型进行诊 断,后将便秘患者和健康人群填写的 KESS 结果进 行线性判别分析发现, KESS 能正确诊断 55%的患 者;可将直肠排泄失调型便秘与慢传输型便秘、混合 型便秘区分开,但不能判别慢传输型便秘、直肠排泄 失调型便秘与混合型便秘。Roman 等[32] 采用 KESS 比较根治术、保守治疗两种手术方式对深部 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术后消化吸收功能的影 响,结果发现根治术后患者的 KESS 得分更低,提示 KESS 可用于便秘干预效果的评价。由于 Knowles 等未明确便秘的定义导致 KESS 的结构效度尚不具 备说服力。同 CSS 一样, KESS 也是从临床角度, 而 非病理生理学机制的角度划分便秘的亚型,且二者 均未给出具体的信度和反应度[32-33]。

2.6 华人便秘问卷(Chinese constipation question-naire, CCQ)

华人便秘问卷由香港大学 Chan 等[34] 在 2005

年编制,便秘的相关定义和诊断根据罗马Ⅱ标准,是 目前为数不多针对华人的便秘诊断和评估问卷。 CCQ 共 6 个条目,内容包括有便意但排不出、每周 排便次数<3次、排便不尽感的程度、粪便坚硬或呈 团块状、缓泻剂的使用次数、腹胀程度,其中涉及到 罗马IV标准中的4项,是罗马II标准、PAC-SYM和 缓泻剂三者的结合。该问卷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 法,"0分"表示无症状,"4分"表示"症状非常严重", 总分即为各条目得分之和,若总分≥5分表示存在 便秘。Chan 等[34] 共招募研究对象 220 名,其中便 秘患者 110 名,健康人 110 名。通过对便秘患者在 缓泻药物使用前、使用 4 周后的 CCQ 得分进行统计 分析发现,该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.792,与 SF-36 中的 7 个维度呈负相关,治疗前后 CCQ 的两 次得分、便秘患者与健康人群的CCQ得分间均具 有统计学差异,间隔 14 天的重测信度为 0.70,说明 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、结构效度、区分度和重测信 度。但目前,该问卷仅在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 的人群中用于流行病学的调查,相关干预性研究较 少[35-36],未来有望引入中国大陆,开展进一步的

2.7 便秘视觉模拟量表(constipation visual analogue scale, CVAS)

便秘视觉模拟量表是土耳其学者 Pamuk 等[37] 在 2003 以罗马 Ⅱ 标准为基础编制,主要用于评估健 康人群的便秘次数和严重程度。CVAS共有5个条 目,内容包括是否出现便秘、粪便性状、排便费力、排 便不尽感、便秘持续时间。其中粪便性状和排便费 力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,即 $1\sim5$ 分;其余 3 个条 目采用 $0\sim10$ 分的计分法方式,总分 $\geqslant3$ 分即为便 秘。该研究中 CVAS 的重测信度为 0.97,但不足之 处是 CVAS 只能区分便秘患者与非便秘患者,不能 判断患者的便秘严重程度。Ayaz 等[38] 采用 CVAS 评估女性便秘患者在接受一定健康教育后便秘的改 善情况,结果显示干预前后 CVAS 得分具有统计学 意义,说明 CVAS 可以用于便秘治疗效果的评价。 相较于其他量表, VSAQ 明确了评估便秘症状的时 间段,符合罗马IV标准对便秘诊断的时间界限,但该 量表目前主要应用于土耳其人群,其他人种的研究 较少[38-39],今后可适当在各国健康人群中拓展。

3 小结

便秘的概念对评估工具的编制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。但目前便秘的界定尚不清晰,多数情况下仍 采用排便频次作为便秘与否的界限,但排便频次较 大程度上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。CSS 和 KESS 基于 病因学采用生理学指标作为判定便秘的指标,而 PAC-SYM 和 CCQ 则采用罗马 Ⅱ 标准来定义便秘。 便秘定义上的差异容易造成研究间缺少可比性,结 果的指导意义不大。这也是相关指南对便秘评估工 具推荐级别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[40]。此外,仅有 CCQ和PAC-SYM提供了充足的鉴别效度,部分评 估工具如 CCS 则存在信效度模糊的问题。当前,仅 有 CCQ 是针对华人的便秘症状评估工具,但受到 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,该问卷在我国人群中的应 用效果尚不清楚。因此,笔者认为未来应重视本土 化便秘症状自评工具的引进与开发,加紧明确便秘 的定义,将主观感受与客观评价指标相结合,注重便 秘亚型的划分,以期编制适合中国人群的综合型便 秘评估工具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Drossman DA, Hasler WL. Rome IV-functional GI disorders: disorders of gut-brain interaction[J]. Gastroenterology, 2016,150(6):1257-1261.
- [2] Ruiz-López MC, Coss-Adame E.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onstipation subtypes based on the Rome III criteria[J]. Rev Gastroenterol Mex, 2015,80 (1):13-20.
- [3] Boronat AC, Ferreira-Maia AP, Matijasevich A, et al. Epidemiology of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: A systematic review [J]. World J Gastroenterol, 2017,23(21):3915-3927.
- [4] Chu H, Zhong L, Li H, et al. Epidemiology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ipation for general population, pediatric population, and elderly population in china [J]. Gastroenterol Res Pract, 2014,2014:1-11.
- [5] Lacy BE, Mearin F, Chang L, et al. Bowel disorders [J]. Gastroenterology, 2016,150(6):1393-1407.
- [6] Long Y, Huang Z, Deng Y, et al.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functional bowel disorders in South China: a population based study using the Rome III criteria [J]. Neurogastroenterol Motil, 2017,29(1):33-42.

- [7] Schmidt FM, de Gouveia Santos VL, de Cássia Domansky R, et al. Constipation: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in adults living in londrina, southern Brazil[J]. Gastroenterol Nurs, 2016,39(3):204-211.
- [8] Sandler RS, Drossman DA. Bowel habits in young adults not seeking health care[J]. Dig Dis Sci,1987,32 (8):841-845.
- [9] Drossman DA.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[J]. Gastroenterologist, 1994,2(4):315-326.
- [10] Drossman DA, Sandler RS, McKee DC, et al. Bowel patterns among subjects not seeking health care. Use of a questionnaire to identify a population with bowel dysfunction[J]. Gastroenterology, 1982,83(3):529-534.
- [11] McMillan SC, Williams FA.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constipation assessment scale[J]. Cancer Nurs, 1989,12(3):183-188.
- [12] Woolery M, Carroll E, Fenn E, et al. A constipation assessment scale for use in pediatric oncology[J]. J Pediatr Oncol Nurs, 2006, 23(2):65-74.
- [13] Broussard BS. The constipation assessment scale for pregnancy[J]. J Obstet Gynecol Neonatal Nurs, 1998,27(3):297-301.
- [14] Wickham RJ. Assessment of constipation in patients with cancer[J]. J Adv Pract Oncol, 2016,7(4):457-462.
- [15] Frank L, Kleinman L, Farup C, et al. Psychometric validation of a constipation symptom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[J]. Scand J Gastroenterol, 1999, 34(9): 870-877.
- [16] Marquis P, De La Loge C, Dubois D, et al.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Patient Assessment of Constipation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[J]. Scand J Gastroenterol, 2005, 40(5):540-551.
- [17] Jiang Y, Tang YR, Xie C, et al. Influence of sleep disorders on somatic symptoms, mental health,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nstipation [J]. Medicine (Baltimore), 2017, 96(7):e6093.
- [18] Clark K, Lam LT, Talley NJ, et al. Identifying factors that predict worse constipation symptoms in palliative care patients: A secondary analysis[J]. J Palliat Med, 2017,20(5):528-532.
- [19] Argoff CE, Brennan MJ, Camilleri M, et al. Consensus recommendations on initiating prescription therapies for opioid-induced constipation [J]. Pain Med,

2015,16(12):2324-2337.

- [20] 宋玉磊,林征,林琳,等.中文版便秘患者症状自评量表的信度与效度研究[J].护理学杂志,2012,27(7):73-76.
- [21] Neri L, Conway PM, Basilisco G.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Patient Assessment of Constipation-Symptoms (PAC-SYM) among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nstipation[J]. Qual Life Res, 2015, 24(7):1597-1605.
- [22] Agachan F, Chen T, Pfeifer J, et al. A constipation scoring system to simplify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onstipated patients[J]. Dis Colon Rectum, 1996,39(6):681-685.
- [23] Abe T, Kunimoto M, Hachiro Y, et al. Injection sclerotherapy using aluminum potassium sulfate and tannic acid in the treatment of symptomatic rectocele: A prospective case series[J]. Int J Surg, 2016(30):94-98.
- [24] Lugoboni F, Mirijello A, Zamboni L, et al. High prevalence of constipation and reduced quality of life in opioid-dependent patients treated with opioid substitution treatments[J]. Expert Opin Pharmacother, 2016,17(16):2135-2141.
- [25] Bove A, Pucciani F, Bellini M, et al. Consensus statement AIGO/SICCR: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hronic constipation and obstructed defecation (part I: diagnosis) [J]. World J Gastroenterol, 2012, 18 (14):1555-1564.
- [26] Varma MG, Wang JY, Berian JR, et al. The constipation severity instrument: a validated measure [J]. Dis Colon Rectum, 2008, 51(2):162-172.
- [27] Iyigun E, Ayhan H, Demircapar A, et al. Impact of preoperative defecation pattern on postoperative constipation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cardiac surgery[J]. J Clin Nurs, 2017,26(3/4):495-501.
- [28] Gürsen C, Kerem Günel M, Kaya S, et al. Effect of connective tissue manipulation on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nstipation: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[J]. J Manipulative Physiol Ther, 2015,38(5):335-343.
- [29] Andy UU, Vaughan CP, Burgio KL, et al. Shared Risk Factors for Constipation, Fecal Incontinence, and Combined Symptoms in Older U.S. Adults[J]. J Am Geriatr Soc, 2016, 64(11): e183-e188.
- [30] Dal Molin A, McMillan SC, Zenerino F, et al.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Italian constipation assessment scale[J]. Int J Palliat Nurs, 2012, 18(7): 321-

325.

- [31] Knowles CH, Eccersley AJ, Scott SM, et al.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of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nstipation; validation of a new scoring system (KESS)[J]. Dis Colon Rectum, 2000, 43 (10); 1419-1426.
- [32] Roman H, Milles M, Vassilieff M, et al. Long-term functional outcomes following colorectal resection versus shaving for rectal endometriosis[J]. Am J Obstet Gynecol, 2016, 215(6): 762.e1-762.e9.
- [33] Dandinoglu T, Dandin O, Ergin T, et al. Can balneotherapy improve the bowel motility in chronically constipated middle-aged and elderly patients ? [J]. Int J Biometeorol, 2017,61(6):1139-1148.
- [34] Chan AO, Lam KF, Hui WM, et al. Validated questionnaire on diagnosis and symptom severity for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[J]. Aliment Pharmacol Ther, 2005, 22(5):483-488.
- [35] Yu R, Woo J, Chan AS, et al. A Chinese Chan-based mind-body intervention improves psychological well-being and physical health of community-dwelling elderly: a pilot study[J]. Clin Interv Aging, 2014 (9): 727-736.
- [36] Mazlyn MM, Nagarajah LH, Fatimah A, et al. Stool patterns of Malaysian adults with functional constipation: association with diet and physical activity[J]. Malays J Nutr, 2013, 19(1):53-64.
- [37] Pamuk ON, Pamuk GE, Celik AF. Revalidation of description of constipation in terms of recall bias and visual scale analog questionnaire[J]. J Gastroenterol Hepatol, 2003,18(12):1417-1422.
- [38] Ayaz S, Hisar F. The efficacy of education programme for preventing constipation in women[J]. Int J Nurs Pract, 2014, 20(3):275-282.
- [39] Cheng CW, Kwok AO, Bian ZX, et al. A cross-sectional study of constipation and laxative use in advanced cancer patients: insights for revision of current practice[J]. Support Care Cancer, 2013, 21(1): 149-156.
- [40] Paquette IM, Varma M, Ternent C, et al.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olon and Rectal Surgeons'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the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onstipation[J]. Dis Colon Rectum, 2016, 59 (6):479-492.

(收稿日期:2018-11-28)